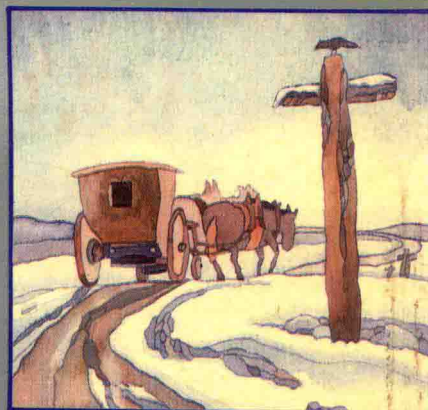


W 外國文學名著精品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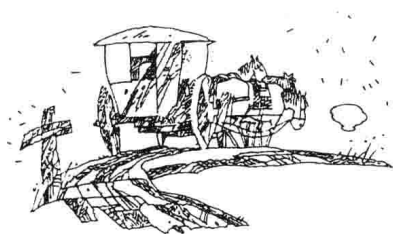
死魂靈



[俄] 果戈理著

Н. В. Гоголь

浙江文藝出版社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死魂靈

浙江文藝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微亮

封面画：郑凯军 钱继伟

装帧设计：靳斌 梁珊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Н. В. ГОГОЛЬ

根据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84 年版果戈理《两卷文集》译出

死魂灵 [俄]果戈理著 郑海凌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文二路 2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340000 印数 00001—15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0881-3/I·811 定价：13.00 元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编委会

主编：李文俊

编委：王智量 乐黛云 朱炯强 华宇清

刘微亮 严永兴 李 力 李明滨

吴德艺 沈念驹 宋兆霖 张佩芬

范大灿 林一安 罗 芑 金志平

倪蕊琴 唐月梅 陶 洁 黄源深

董衡巽

(以上按姓氏笔画排列)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收入外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均为全译本。该套丛书的选目主要是在国内高等院校外国文学教学规定的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的基础上,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及部分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商定的。入选的作品均为既有相当艺术价值、又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欢迎的名著。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书后还附有国外权威人士和国内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各一篇。该套丛书将陆续出版,既可以配合大学教学,也可以供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阅读收藏,实为广大高校学生、研究教学人员和文学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书籍。

这套丛书在编选和出版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国家教委、北京大学、北京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单位有关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得到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特此志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编辑室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章	3
第二章	17
第三章	40
第四章	65
第五章	99
第六章	124
第七章	149
第八章	173
第九章	200
第十章	221
第十一章	243

第二卷

第一章	281
第二章	315
第三章	327
第四章	366
结尾部分残存的一章	387

附 录

译后记	郑海凌	426
回忆果戈理	屠格涅夫	434

第一卷

第一章

在省城 NN 市，这天，一家旅店的院子里，哗啦啦地驶进来一辆相当讲究的四轮轻便马车。一般说来，乘坐这种带弹簧底盘的小型马车的人，通常是些光棍汉，比如退伍中校，陆军上尉，拥有一百来个农奴的地主等等，总之一句话，全是那些被称之为中等绅士的人。坐在马车里的这位绅士，论长相虽说不是美男子，可也不算丑，不算胖，可也不算瘦；论年纪他不算老，可也不算很年轻。他抵达省城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不过伴随他的到来，省城里也不曾发生什么变化。只是在这家旅店对面的小饭馆门口，站着两个俄国乡下人，看见马车驶过来，两个人随便讨论了一些看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议论的多半是这辆马车，而并不涉及坐在马车里的那位绅士。“你瞧，这马车轮子可真棒哟！”其中一个乡下人说，“要是去莫斯科，你看怎么样，它跑得到还是跑不到？”“跑得到，”另一个乡下人回答。“依我看，要是去喀山，恐怕就难说啦？”“去喀山恐怕不行。”另一个人答道。两人的谈话就此而止。还有，这马车驶到旅店大门口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年轻小伙子。小伙子身着燕尾服，那服装的款式显然是想赶时髦，故意露出胸衣，胸衣的对襟用一枚土拉城出产的带青铜手枪形饰物的别针扣着，下身穿一

条又瘦又短的白斜纹布裤子。年轻小伙子转过身来，朝马车望了望，一只手按住差点被风吹跑的帽子，继续走他的路。

马车驶进院子之后，立刻有一个旅店的侍者跑过来迎接客人。在俄国旅店里，通常把侍者唤作伙计。跑出来的这个伙计，活泼伶俐，伺候客人更是机敏异常，简直叫人来不及端详他那张脸是什么模样。他一溜风似的跑出来，手里拿着餐巾，只见他穿一件长长的仿锦缎面常礼服，个子很高，常礼服的衣领差不多顶到他的后脑勺。他把头发向后一甩，转眼之间，已经引领着绅士来到楼上，再沿着一条木制长廊走去，领他去看看上帝恩赐予他的客房。这客房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客房，因为这旅店本是一家普普通通的旅店，也就是说，这种旅店在省城里颇为常见。在这种旅店里，过路的客人只消花两个卢布，就可以得到一个房间，住上一昼夜。这种客房里难免蟑螂横行，看上去像黑李子干，爬满室内各个角落。房间里照例有一道门通往隔壁的客房，这道门又总是被一只五屉橱柜堵死。住在隔壁房间的客人，通常是沉默寡言，喜好安静，但却有一种古怪的好奇心，知道你初来乍到，不把你的来龙去脉打听明白他便睡不安心。这家旅店的外观与其内部倒也般配：这是一座长长的二层楼房，一层没有挂墙皮，赤裸着深红色的砖墙，砖头原本是有些破旧的，加之年深日久风吹雨淋，砖墙的颜色变得愈加灰暗；二层墙皮上涂着经久不变的黄漆；楼下是一排卖马鞭、绳索和刨子的店铺。在这排店铺的拐角处，有一家小店，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个窗口，里面坐着一个卖蜜水香茶的男人。此人赤红脸膛，那脸色与他身旁摆着的俄式红铜茶炊^①相差无几，倘若他不是长着乌黑油亮的大胡子，远远望去，还以为窗户里摆着两只大茶炊呢。

新来的绅士还在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房间，手下人已把他的行

^① 俄国特有的一种茶炉，多为铜制品，上面有雕饰，外观很漂亮，内中烧炭火，颇似我国旧时铜制茶炉，但体积较小。

李搬了进来：最先搬进来一只白皮箱，箱子已有些破旧，说明它并非初次用于旅行。白皮箱是马车夫谢里方和仆人彼得卢什卡抬进来的，谢里方矮矮的个子，穿一件没挂面的羊皮袄；彼得卢什卡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小伙子，穿一件肥大的常礼服，显然是主人穿旧了赏给他的。这小伙子面相阴沉，看样子脾气很大，厚嘴唇，高大的鼻子。在皮箱之后，又搬进来一只带有精致的桦木镶嵌图案的红木小匣子，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裹在蓝纸包里的烤鸡。搬完行李之后，马车夫谢里方就到马厩里照料马匹去了，仆人彼得卢什卡开始在窄小的门厅里安置自己的住处。这门厅极为简陋，黑乎乎的，又暗又脏。他事先已把自己的外套扔在那里，所以门厅里弥漫着他身上所独有的特别的气味，后来他拿进来的一袋子仆人的各种衣物，也都沾染了这种气味。他就在这门厅里靠墙支一张三条腿的小窄床，在床上铺一条小垫子；这垫子是他从旅店老板那里讨要来的，似床垫又不是床垫，早已被压得又扁又薄，像一张煎饼，油渍麻花的，恐怕真正的煎饼也莫过如此吧。

仆人们忙活着张罗各自的事情，新来的绅士在这时已离开客房，独自到大厅里去了。这类公共客厅里的大概情形，恐怕每个出过门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啦：大厅的四壁通常涂着油漆，墙壁上部给抽烟的人熏得乌黑，下部被形形色色的过往旅客的脊背蹭得发亮。不过在这里盘桓得最多的还是当地的客商，每逢集市的日子他们都到这里来，六七个人聚在一起，照例喝上两杯茶。天花板通常是熏得黑乎乎的，天花板当中通常悬挂着一盏熏黑了的枝形烛架，烛架下面挂着许多玻璃装饰，每当伙计活泼地端着托盘，托盘上擦着像海岸边的鸟群似的多得数不清的茶碗，从铺着破旧漆布的地板上跑过时，那些玻璃装饰就跟着跳动，发出叮叮的响声；墙壁上总有那么一两幅油画，画面和整个墙壁一样宽，总而言之，这里的一切都和别的旅店一样，不同之处最多也不过有一幅油画上画了一位女神，露出一对格外引人注目的大乳房，这么大的乳房我想读

者大概也不曾看见过。话又说回来，造物主的这类玩笑在各种历史题材的油画里是颇为常见的，这些历史画不知是由什么人，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带进我们俄罗斯来的，说不定还是我们的达官贵人、绘画爱好者，在他们的信差的劝诱之下，从意大利买回了这批画呢。这时，我们的绅士脱下帽子，解下围在脖子上的带彩虹图案的毛围巾，这种围巾通常是妻子亲手给丈夫编织的，还温柔体贴地嘱咐过该怎样使用它。至于使用这种围巾的光棍汉，我就不敢断定是谁给他编织的啦，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反正我是从来不围这种围巾的。解下围巾之后，绅士就要吃午饭，吩咐侍者上菜。于是侍者便端上来一般旅店里通常供应的各种饭菜，有一盘热菜汤外加馅饼，这种馅饼是专为过路客官准备的，已保存了好几个礼拜，有脑子烩豌豆，有泥肠白菜，有油炸鸡块，有腌黄瓜，还有随时都可以供应的糖心馅饼；当侍者把这些热菜和凉菜端上来摆在桌上的时候，绅士便拉着侍者，或者唤作伙计的，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问他这家旅店过去是什么人开的，现在的老板是什么人，旅店营利情况如何，他们老板是不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对后一个问题，侍者通常是回答说：“哎呀，他最喜欢坑蒙拐骗啦，老爷！”正如在文明的欧洲一样，在文明的俄罗斯，现如今也有许许多多值得尊敬的人，在旅店里不跟侍者闲聊一通，他们是吃不下饭的，有时他们还要拿侍者开一通荒唐的玩笑。话又说回来，新来的这位绅士所提的问题并非都是废话，比如说，他严肃认真地详细询问了这省城的省长是什么人，民政厅长是什么人，检察长是什么人，总而言之，省城里的显要人物他一个也不肯漏掉。然而，问起本地所有知名的大地主，即便说他不是怀着极大的兴趣，也可以说他更加确切细致：哪一个地主拥有多少个农奴，他的住处离省城有多远，性格怎么样，是否经常到省城里来，等等。他还认真询问了这一带乡村的情形：本省范围内是否发生过某些流行病，比如猩红热、致命的疟疾、天花以及诸如此类的传染病。这些情况他都打听得认真细

致，而且要求回答准确，由此看来，他并非出自一般的好奇心。这位绅士的举止风度，流露出一种庄重威严的气派，连擤鼻涕也比别人响亮。不知他到底是怎样擤的，反正他擤鼻子的声音很像吹喇叭。他的这一优点显然是天真无邪的，但却在旅店的侍者们中间为他赢得不少尊敬，因此每当侍者听见他擤鼻涕的声音，便立刻把头发一甩，立正站好，显得更加恭敬，微微低头问道：“您还需要点什么东西吗？”吃完了午饭，绅士又喝了一杯咖啡。他坐在沙发上，随手把一只靠垫塞在自己背后。在俄国旅店里，这种靠垫里装的不是柔软的羊毛，而是一种像砖头和石块一样硬的东西。绅士一坐下来就哈欠连天的，于是他吩咐侍者领他回房间去。他躺了一会儿就睡着了，足足睡了两个小时。休息好了以后，他根据旅店侍者的请求，把自己的官职和姓名写在一张纸片上，以便呈报警察当局。侍者拿着纸片下楼去了，一边走一边按音节拼读着纸片上的文字：“六品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侍者还在吃力地辨认字条上的文字时，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径自出了旅店，到城里观看市容去了。看得出，他对这座省城颇为满意，也许他认为这城市与其他省城相比毫不逊色：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砖砌的房舍都涂着米黄色油漆；木头房子上的油漆是灰色的，看上去颜色较深，倒也显得朴素大方。这里的房屋都是楼房，可分为一层楼的，两层楼的，一层半楼的，都清一色地带有阁楼。省城里的建筑师们认为，这必不可少的阁楼是最为美丽的部分。有些地方街道宽阔得像旷野，这些房子孤零零地掩蔽在鳞次栉比的木头栅栏里，显得很不起眼儿；有些地方房屋簇拥在一起，那里的行人明显增多，气氛也显得热闹。他沿着街道走去，遇见的尽是各式各样的招牌，几乎全给雨水冲刷得退了色，招牌上有的画着花形小甜面包，有的画着高统靴子；有一处招牌上画着一条天蓝色裤子，下面还有某一个华沙裁缝的签名；有一家帽店的招牌上竟写着：“外国人瓦西里·费德罗夫”；有一处招牌上画了一张台球案

桌，桌旁有两人正在打台球，两人都穿着燕尾服，在我们的剧院里，演到最后一幕时，那些拥上舞台的看客们就穿着这种燕尾服。这两个打台球的人手握台球杆，正在瞄准目标，胳膊稍稍向后扬起，两腿弯曲着，像芭蕾舞演员腾空弹跳后刚刚落地似的。这幅广告画下面写着：“台球房在此。”有的地方直接在街道旁摆出几张桌子，桌上摆着核桃、肥皂和看上去跟肥皂相差无几的蜜糖饼干。一家小酒馆的招牌上画了一条肥鱼，鱼身上插着一把餐叉。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带有灰暗的双头鹰国徽图案的房屋，现如今已不再是官府的办公处所，而被改做酒店，并打出了十分醒目的招牌。城里的马路铺得不大像样。他又顺便到市立公园里转了转，其实公园里仅有几株细细的小树，树根长得很不牢靠，树身下面用三根棍子支撑着，支架上涂着漂亮的碧绿色油漆。话说回来，尽管这些小树长得还不及芦苇高，但报纸上描写本城的装饰时却这样写道：“承蒙市政长官关怀，我市装点得更为美丽，新辟公园绿树成荫，炎夏酷暑，可为市民提供乘凉消夏之所在，”接着又写道：“笔者曾目睹广大市民满怀感激之情，心情极为激动，泪如泉涌，对市长大人深表谢忱，万般情状，感人之深。”绅士向岗警详细打听了去往教堂、各长官衙门和省长官邸的最近便的路，以便在必要时前去造访，然后他便去欣赏了那条从市中心流过的河，在路途中顺手揭下一张贴在廊柱上的海报，以便带回旅店去细细阅读。接着，他发现街道旁木制的廊式人行道上走来一位模样并不难看的女士，后面跟着一个身着军服的少年侍仆，手里提着包袱；他专注地将那女士细细打量一番，再朝四周环视了一遍，好像要把这里的地形牢记在心似的，此他便动身回旅店去了。他回到旅店，一名侍者连忙上前伺候，轻轻搀扶着他登上楼梯，领他径直回到客房里。喝足了茶之后，他便在桌旁坐下，叫人给他点上蜡烛，于是他从衣袋里掏出那张海报，凑近了蜡烛，微微眯缝着右眼，认真地读了起来。不过，这张海报上

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东西，登载的是正在上演的柯楚布^①的一部戏的广告，波普廖文先生在剧中饰演罗拉，齐雅勃罗娃小姐在剧中饰演柯拉，其余的角色都是些默默无闻的人。可是，绅士却把他们的名字逐个读了一遍，甚至连池座的票价也没有放过。他发现，这张海报是在省政府的印刷厂里印制的，然后他翻到海报的背面，想看看背面是否印着什么东西，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他揉了揉眼睛，很珍惜地把海报卷起来，放进他那只红木匣子里去。绅士有一个习惯，不论捡到什么东西，他都要放进这只小匣子里收藏起来。后来，他又吃了一盘冷牛犊肉，喝了一瓶酸梅饮料，接着便呼呼大睡起来，正如我们辽阔的俄罗斯国土上某些地方的说法，鼾声如雷地进入梦乡。看来，绅士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这位外来的绅士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拜客上。对省城里所有的显要人物，他一一做了拜访。他首先怀着敬意拜会了省长，原来这位省长大人和他乞乞科夫一样，长得不胖，也不瘦，恰到好处；省长脖子上挂着圣安娜勋章，甚至有传闻说，省长大人很快要荣获星形勋章了，已作为提名人呈报上去。不过这位省长倒是个非常慈善的人，有时闲来无事还亲自动手在透空纱上绣花。然后绅士去拜访了副省长，然后去拜访检察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包税人、官办工厂的总监……绅士拜会的显要人物实在太多，可惜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但这里只需指出一点就足够了：这位外来的绅士在拜客方面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和热情，连卫生监督和本城总建筑师那里，他也登门表示了敬意。此后，他又在那辆四轮轻便马车里坐了很久，苦思冥想，想想还有哪些官员需要去拜访，然而在省城里，他没有拜访过的官员竟一个也想不出来了。他在同显要人物谈话的时候，极为巧妙地对他们每个人都恭维几句。在省长面前，他便含蓄地说，到贵省来旅行，简直像进入天堂一般，道路四通八达，

① 柯楚布（1761—1819），德国戏剧作家。

平坦光滑得像铺了天鹅绒一般；又说，当局任用的官吏也都是贤明之士，政府诸位长官的确值得大力颂扬；这些话他说得十分得体，仿佛无意中顺便提起，绝无曲意奉承之嫌。见了警察局长，他便夸奖省城的岗警，对他们作了极高的评价。在同副省长和民政厅长谈话时，居然两次把他们误称为“大人”^①，虽然他们两人仅仅是五品文官，但对这个错误的称呼却非常满意。他这么做的结果是，省长当即邀请他当天晚上光临省长官邸，出席一个家庭晚会，其余的官员也都各自发出邀请，有人请他共进午餐，有人请他玩波士顿纸牌，有人请他随便坐坐，喝杯茶。

这位外来人很少谈他自己，仿佛故意要回避似的。即便有时谈起来，也只是笼统地说上几句，显得非常谦虚。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谈话就明显带着书生气，说他在这大千世界上不过是一条微不足道的毛毛虫，不值得人家对他多加关照；又说他这一生阅历很广，为了捍卫真理他仕途失意，累遭挫折，而且到处树敌，有些敌人甚至试图谋害他的性命；现在他只想找一个栖身之地，能够最终得到一点安静；还说他抵达本城之后，理应拜见当地最高长官，向他们表达无限崇敬的心情，这乃是他不可推卸之责任。在这省城里，对于这位很快就要在省长的家庭晚会上露面的新客的来历，所能了解到的也就这么多。为了出席这次晚会，外来的绅士花去两个多小时专事梳洗打扮，他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专注和耐心，也不是到处可以遇见的。午饭后他睡了一会儿，醒来之后，便叫人伺候他洗脸。他用舌头从里面顶着腮帮，用肥皂在两边脸颊上搓了很长时间；此后，他随手从旅店侍者肩头拿起毛巾，一丝不苟、面面俱到地擦他那张胖脸，先从耳根擦起，并且在这之前先冲着侍者的脸孔重重地哼哧两下鼻子。接着来到穿衣镜跟前，穿上坎肩，随手拔掉两根探出鼻孔之外的鼻毛，随后就直接穿上一件金光闪闪的紫红

^① 俄国旧时对四品以上的官员才可称大人。

色燕尾服。就这样，他把一切都收拾停当，就坐上他那辆专用马车，在省城里那些无比宽阔的街道上疾驶起来。街道上黑乎乎的，只是偶尔从几家窗户里闪过微弱的灯光。然而，省长官邸里却灯火通明，犹如举办盛大的舞会一般；大门外面停着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马车上挂着灯笼，大门口站着两名宪兵，几名前导马驭手在远处吵嚷着，总之，一切都应有尽有。这时，乞乞科夫走进大厅，在最初的一分钟，他不得不眯缝起眼睛，因为烛光、灯光和女士们服饰的闪光，交织在一起，令人头晕目眩。大厅里的一切都沐浴在光辉里。此刻，黑色燕尾服在大厅里到处闪动，飘荡，忽儿分散，忽儿簇拥在一起，恰如在炎热的七月盛夏，一大群围绕在洁白晶莹的糖块上飞来飞去的苍蝇；这时，上了年纪的管家婆在敞开的窗户前面，把精制的方糖块斩碎，飞散着亮晶的碎片；孩子们围着管家婆，好奇地盯着她那双粗糙的手，观看那小锤子上下飞舞地打击着糖块；苍蝇们的空中轻骑队伍，驾着轻风闯进来，那副威武雄壮的气势，和这里的肥胖的主人们毫无二致，它们借着管家婆老眼昏花，加上阳光不停地晃她的眼睛，便肆无忌惮地降落在香甜可口的糖块上，有些苍蝇分散行动，有些密密麻麻地聚在一堆。在这丰年的夏天，它们本来是没有食欲的，再说到处摆着美味佳肴，随时可以饱餐一顿，所以它们飞到这里来绝不是为了吃东西，而只是为了露露面，显示一下它们的存在而已。它们在白糖堆上逍遥自在地爬来爬去，把两条前腿或者后腿彼此摩一摩，或者在翅膀下面搔一搔，或者伸出两条前腿，举在脑袋上面蹭一蹭，然后转身飞去，不一会儿，又带着新的队伍令人讨厌地飞回来。

乞乞科夫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察看大厅里的情形，就被省长大人拉住了胳膊，省长大人立刻将他介绍给省长夫人。此时，这位来客也没有为自己丢面子：他十分巧妙地对省长夫人说了几句恭维话，这些话出自一个具有中等官衔的中年男子之口是相当礼貌得体的。这时要跳舞的人一对对地架起胳膊排列成行，把大家挤到墙